

賜王
成爵

註冠
綱鑑易知錄評林卷十六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 輯
同 周之炯靜專 同
同 周之燦星若 同
日本石川鴻齋 標記

漢紀

孝宣皇帝

綱甲寅三年春三月賜膠東相王成爵關內侯目詔

曰膠東見十二卷九相王成勞來並去聲不怠流民自占去聲

陳潛室曰刑名術數之家各是執一實以

口之數而著名籍也戶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其

綱鑑易知錄卷十六 漢宣帝

懦故也不知其止許

魏輔政並書於冊則帝之用人又可觀矣十一卷

五綱以疏廣為太子太傅附兄子受為少傅目太子

外祖父平恩漢縣故城在直隸廣平府曲周縣平恩鎮侯許伯許廣漢以為

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

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

親外家且太子官屬已備復使舜護太子家示陋示

下以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魏

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綱

大雨去聲雷以蕭望之為謁者目京師大雨雷大行十

疏廣 諫許 舜護 太子 家

猶不辱為 門下何有 廣父子賴

蕭望 之雨 電疏

上威明未 有以遲也 他日太子 備懷其能 願師傳舊 思乎蕭太 侍事可睹 已與其留 無益於太 子而多一 殺師傳之 名孰與去 乎蓋有以 見躡躅之 學於蕭家 焉其曰不 去懼有後 悔意已瞭

二卷 丞蕭望之上疏言陛下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

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專權

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木心私家盛者公室危惟陛

下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才以為腹心與參政謀明陳

其職以考功能則庶事理矣上素聞望之名拜為謁

者綱秋九月地震詔求直言省京師屯兵罷郡國官

館假貸貧民法書美也綱以張安世為衛將軍諸軍皆

屬以霍禹為大司馬罷其屯兵法書特筆也而霍氏之

其屯兵而霍氏之誅決矣皆特筆也註音解領軍見三二

罷霍 禹屯 兵

去懼有後 悔意已瞭

也

尉平

霍氏驕侈縱橫。上頗聞霍氏毒殺許后而未察。乃徙光女壻未央衛尉范明友中郎將羽林監任勝長樂衛尉鄧廣漢為他官。更以張安世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以霍禹為大司馬。罷其屯兵官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尉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見上卷子弟代之。綱冬十二月置廷尉平。病平其不自初孝武之世使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平日平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人有犯法或見卷二十三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或知而不舉告為故縱而所監緩深故之罪。吏深害及故入人急縱臨部主并連坐罪者皆寬緩之。

路溫舒尚德續刑書

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秘也。況也。譬擬郡國承用者或罪同而論。平聲。議罪也。異姦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傅附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與死例相議者咸冤傷之。廷尉史路溫舒上書曰。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祝也。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此虞書大禹謨篇辭辜罪也。經常也。謂法可以殺縱然與其殺之而害彼之生。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寧姑之而自受失刑之責。相毆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

鄭昌為蝶編用
請刪寫書因受
定律春秋通大
合義而為名
孝廉知法
律多所平

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刻木為吏期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唯陛下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上善其言，詔以廷史任輕祿薄，置廷尉平，秩六百石，員四人。每季秋後請讞。卷二十五 涿郡
今直隸順天府涿州。太守鄭昌上疏言：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忌，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

雨電
殺人
書班氏贊
其辭順而
意篤者也
此書既聽
於君而身
名并顯厥
子及孫皆
至牧守大
官故曰仁
者有後信
哉

及而知名
獄吏其尚
德緩刑一
書班氏贊
其辭順而
意篤者也
此書既聽
於君而身
名并顯厥
子及孫皆
至牧守大
官故曰仁
者有後信
哉

以理其末。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為亂首矣。

綱乙卯四年夏五月，山陽今山東兗州府濟陰今山東東昌府雨雹。

殺人。綱秋七月，霍氏謀反，伏誅，夷其族。皇后霍氏廢。

法書賊未有下書主名者，此其書曰：霍氏何衆，辭也是故。霍氏舉族皆反，則書氏爾舉族可誅。則書氏於是以雲山自殺耳，皆以伏誅書謀上也。故后

泣自怨，謀令太后昭帝后為博平君宣帝外祖母王媪，置酒。名

丞相魏相平恩侯許廣漢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

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事覺，七月，雲山、明友自

徐福
請抑
制霍
氏

曹突
徙薪

殺禹要腰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與霍氏相連坐
誅滅者數十家皇后霍氏廢處昭臺宮封告者皆為
列侯初霍氏奢侈茂陵今陝西西安府興平縣徐生上疏言霍
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
上輒報聞謂不見施行至是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
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通入聲。突竈旁有積薪
客謂主人更耕為曲突遠徙其薪否者且有火患
主人不應俄而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
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救火被燒灸者坐於上行杭餘各

燠頭
燠額
為上
客

班固贊曰
霍光受襁
褓之託任
漢室之寄

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向使聽
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
薪無恩澤燠頭爛額為上客邪主人乃寤而請之今
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
說得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
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上乃賜福
帛十匹以為郎帝初立謁見太廟大將軍光驂乘車
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一人嚴憚之君有芒刺
在背後張安世代光驂乘上從容肆體甚安近焉故

俗傳霍氏之禍始於驂乘

匡國家安社稷雖昭立宜雖何公阿衡何以如此然光不學無術闇於大理陰妻邪謀立文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於纒三

以朱邑為大司農

年宗族誅夷哀哉

司馬溫公曰霍光久專大柄不知避去多置親黨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於身幸矣況子孫以驕侈趣之哉雖然曷使孝宜專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大縣奉朝請亦足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及加裁奪遂生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宜醜釀以成之也夫以顯禹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光之忠勤不類孝宜亦少恩哉

綱九月以朱邑為大司農。邑少為桐鄉。今江南安慶府。裔

夫。掌聽廉平不苛。以愛利物。為行未嘗笞辱人。存

問孤老。吏民愛敬之。遷北海。今山東青州府。太守以治行第

以龔遂為水衡都尉

一。入為大司農。醇厚篤於故舊。公正不可交。以私身為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族黨家無餘財。及卒

天子下詔稱揚。賜其子金百斤。以奉祀。綱以龔遂為

水衡都尉。先是渤海。今直隸河間府。歲饑。盜賊並起。上

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拜渤海太守。名見。問何

以治盜賊。對曰。海瀕濱。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

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

池中耳。言如小兒戲弄兵器於潢汗。今欲使臣勝之

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

綱益易知錄卷一六漢宣帝

海治

丁南湖曰
龍遂始事
昌邑王危

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轉去聲。至渤海界。郡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罷逐捕吏。諸持田器者皆為良民。吏無得問。持兵者乃為賊。遂單車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鉤。刈鎌也。鉏。鎌也。廉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遂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

帶牛

言極諫奇
忠騫之奇

追尊

漢廷人物
似此者落
為皇落僅見信
考矣夫才難
也

天地之大義

倫之天

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訟獄止息。至是入為水衡都尉。主都水及上林苑。綱丙辰元康元年春。正月初作杜陵。見上卷。綱夏五月。追尊悼考。見上卷。於是立廟。有司復言。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

程子曰。為人後者。謂其所後者為父母。而謂其所以生者為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義。生人之大倫。不可得而變易者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是以先王之制禮。既明大義。降其服。以正統。緒然不以正統之親疏。而皆為齊衰不杖。替以別之。則所以明

宣帝 亂倫 失禮

殺京兆尹趙廣漢

其至事而與諸伯叔父不同也。宣帝稱其所生為皇考，亂倫失禮，固已甚矣。而後之議禮者，又不能推所生之至恩，以明尊崇之正禮。乃欲奉以高官大國，但如莽親尊屬故事，則亦非至當之論也。要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若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而使其所生亦極尊崇之道矣。然禮無嫌貳之失，而在所生亦極尊崇之道矣。然禮謂為入後者為其父母，云者猶以父母稱之何也。曰：既為人後，則所生之父母者，今為伯叔父母矣。然直曰伯叔父母，則無以別於諸伯叔父母。而見其為所生之父母，故其立文不得不爾。非謂既為人後而猶得以父母名其所生之父也。

綱 殺京兆尹趙廣漢。書殺何甚，帝也。周官八議，議雖有非，豈足以死哉。註音延壽見。趙廣漢好用世吏，故綱目甚之。書殺何甚，帝也。周官八議，議雖有非，豈足以死哉。註音延壽見。趙廣漢好用世吏，故綱目甚之。書殺何甚，帝也。周官八議，議雖有非，豈足以死哉。註音延壽見。趙廣漢好用世吏，故綱目甚之。

胡致堂曰：賢才之士，千夫一人，焉世所難得。則當與世惜之。趙

子孫新進年少者，見事風生，無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為持難。以私怨論殺男子榮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按驗。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欲以脇丞相，乃將吏卒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丞相上書自陳，事下廷尉治。不如廣漢言，上惡之。下廣漢廷尉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竟坐要斬。廣漢廉明，威制豪強，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綱以蕭望之為平原太守，復徵入守少府。目上選博士諫官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郡守以諫大夫

廣漢於丞相過矣然罪豈至矣弱翁不少容忍坐以極刑雖漢法素嚴宣帝慕恩若丞相消平念心為漢家愛材從百姓之願或前為士伍或免為庶人或容其土印授忘命而去會赦一解

以尹翁歸為右扶風

蕭望之為平原今山東濟南府德川太守望之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出諫官以補郡吏然朝無諍臣則不知過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上乃徵望之入守少府見八卷綱以尹翁歸為右扶風目翁歸為人公廉明察為東海見上卷九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定國欲託邑子同邑人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現曰退謂邑此賢將指翁歸太守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各有記籍披籍取人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改行自新以治郡高第

馮奉世矯和破莎車

有詔起家既懲其愆又不廢其能魏相之德度豈不稱其位哉

入為右扶風今鳳翔府見選用廉平以為右職高職也

接待以禮好惡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緩於小弱

急於豪彊課常為三輔見二二卷三十最其在公卿間清潔

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故尤得

名譽綱莎車叛衛侯馮奉世矯發諸國兵擊破之

以奉世為光祿大夫發莎車書叛不為無罪奉世破

不可得而免也權其輕重目上令羣臣舉可使西域

者前將軍韓增舉馮奉世以衛侯官使持節送諸國

客會莎車本西域城名匈奴別種呼屠萬年據其城自立為王因以莎車名國去長安二千八

韓增所舉得人蕭望之諫封馮奉世

里百王弟呼屠除徵與旁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自立歃血叛漢奉世以節諭告諸國發其兵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轉去聲首長安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議封奉世蕭望之以為奉世擅矯制發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為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要邊功萬里之外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乃以為光祿大夫

綱丁巳二年春二月立婕妤王氏為皇后綱上欲立皇后懲艾霍氏欲害皇太子乃選後宮無子而謹慎

詔鄭吉還屯渠犂

者立長陵王婕妤見三十四卷三三為皇后令母養太子綱夏

五月詔二千石察其官屬治獄不平者郡國被疾疫

者毋出今年租綱匈奴擾車師田者詔鄭吉還屯渠

犂發匈奴擾車師田者自常情觀之與兵誅討可也明魏相深見遠識諫而止之書詔鄭吉還屯渠犂

則戢兵保民之美可勝既哉未幾匈奴衰弱終目匈奴

於臣服則車師之地果何關於勝敗之數乎目匈奴大臣皆以為車師西域地肥美使漢得之多田積

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數朔遣兵擊車師田者地節三年

侍郎鄭吉將免刑罪人田渠犂發諸國兵與所將田

士擊車師破之車師王奔烏孫其餘民東徙而吉使吏卒往田車師地以實之渠鄭吉將渠犂田卒救

魏相
諫擊
匈奴

胡致堂曰
魏相此疏
止無名之
師弭連兵
之禍恐傷
陰陽之和
以生蕭牆
之憂真經

之。為匈奴所圍。吉上言願益田卒上與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魏相諫曰。臣聞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閒者匈奴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按今年計子弟殺父。

丙魏
同心
輔政
以蕭

國之遠猷
宰相之能
事其尤可
服者不隱
風俗薄惡
子弟殺父
兄妻殺夫
之變直以
告君此則
賢者或猶
以為難也
人之常情
喜聞其事
而惡聞災
禍奸臣事
君凡天地
變異夷狄
盜賊危人

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八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報緝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上乃遣常惠將騎往車師。迎鄭吉吏士還渠犂。相好觀漢故事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敕掾硯史官按事郡國。及休告請假還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與丙吉同心輔政。綱以蕭望之為左馮翊。平翊。目帝以蕭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

漢宣帝

望之

之形一切
隱諱不以
實告而艸
妖木怪雲
物罪動悉
指為祥瑞
以眩君心
非惟以慰
悅為忠因
以自見輔
佐之應前
古一律其
視魏相為
何如焉風
俗薄惡幸
絕口相之責也
不道而相不自
前恩欺嗚呼賢

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今西安府同州見同上十

右扶望之從少府出為左遷即移病。移文稱病上使侍中諡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為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即起視事

綱戊午三年春三月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漢縣故城在江

西南康府侯法書於是帝即位十一年矣而賀尚存漢之俗猶厚也故書予之綱封

丙吉等為列侯故人阿保賜物有差雌丙吉為人

深厚不伐善自曾孫初宣帝號皇曾孫見上卷二一遭遇自免難後至為天子

絕口不道前恩見同上會掖庭見同上宮婢自陳嘗有阿

矣哉

保阿依之功辭引使者丙吉知狀上親見問然後知

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大賢之初張賀嘗為弟安世稱

皇曾孫之材美及徵怪徵兆怪異安世輒絕止以為少主

帝略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

世曰掖庭令見同上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詔曰朕

微眇時丙吉史曾許舜皆有舊恩張賀輔導朕躬脩

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

詩大雅抑之篇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封賀子彭祖及吉曾舜皆為列

侯故人嘗有阿保之功者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以

無德不報

漢宣帝 十三

有陰德者必享其祿張安世謹周密

恩深淺報之吉臨當封病上憂其不起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享其祿今吉未獲報非死疾也果瘳張安世自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安世謹慎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為通有郎功高不調去聲自言安世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短長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綱夏六月立子欽為淮陽今河南開封府陳州王書宣帝封立

三疏高節

二大夫

不悉書書欽何帝所愛欲綱疏廣疏受請老賜金遣立為太子者也故謹書之綱疏廣疏受請老賜金遣歸法書前稱兄子受矣此其不稱兄子何不以廣掩受金遣歸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太傅疏廣謂少傅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老子下篇之辭今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日俱移病移文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故人設祖道祭道神日祖祖道謂餞行也供張並去聲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去聲兩一車也一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去聲之下泣廣受

漢宣帝

賣金供具

尹遂昌曰前書丞相賢致仕由以來未嘗有然猶曰往至三公老病而去云爾至疏廣受方傳儲君乃亦勇於請老何哉在禮大夫七十致仕乃理

歸鄉里家山東兗州府嶧縣日令其家賣金供具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魚樂或勸以為子孫立產業者廣曰吾豈老諍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恭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盈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

疏廣見幾而作

之常漢廷諸臣知進而不知退戮外相望倘皆能如二子見幾而作何至不保其身哉賜金遣歸特書也

致堂胡氏曰以宦成名立為榮而求免於危辱此非君子之高致而疏廣甘以自居何也日此廣所以加人數等而古今未之知也太子年既十二其資質志趣已可槩見觀其親政之時年二十七而猶不省名致廷尉為下獄以至再屈師傳於牢獄而卒殺之則其憤憤有素疏廣之觀已熟知其不可扶持而教詔也是以決意去之觀其語曰不去懼有後悔則其微意可見矣易曰君子見幾而作疏廣有焉註音也矚視也易繫辭下傳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綱以潁川太守黃霸守京兆尹尋罷歸故官目黃霸

為潁川今河南開封府許州太守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

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由主糾察郡吏郡錄事也白欲

治道
去其
泰甚

史記補遺
黃霸治穎
川以禮義
條教論化
之犯法者
風曉令自

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重聽何傷。或問其故，霸曰：數朔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姦吏因交代之際棄匿簿書盜去官物，公私費耗甚多，皆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上聲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尋也。不久，坐法貶秩，詔復歸穎川為太守。

綱已未四年春正月，右扶風尹翁歸卒。書三輔未有翁歸錄。綱大司馬衛將軍富平今山東濟南府樂陵縣侯張安。

韋玄
成伴
狂不
應召

殺化大行
名聲聞孝
宜帝下制
曰穎川太
守霸以宣
布詔令治
民道不拾
遺男女異
路獄中無
重囚賜爵
關內侯黃
金百斤徵
為京兆尹

世卒。諡曰敬。綱以韋玄成為河南太守。目初扶陽漢縣故城

在江南徐節侯，韋賢薨，長子弘有罪繫獄，家人矯賢

令以次子玄成為後。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伴狂

不應名。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友人

侍郎章奕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為國，宜優養玄成。

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衡門，橫水為門，言淺陋也。詩：陳風，衡門之

下可以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

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帝高其節，以為河南

南河太守。

綱監易知錄 卷十六 漢宣帝 十六

求金馬碧雞之神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綱庚申神爵元年前年神爵集長樂宮今故改元神爵春正月帝如甘泉郊泰時見二十四卷十八三月如河東今平陽府見十四卷十六汾陰祠后土見同遣諫大夫王褒求金馬碧雞之神明發祠祀神之故舉也孝宣中興胡為踵而行之然郊泰時祠后土猶有可諉者至遣諫大夫而求金馬碧雞之神則求非所求失尤甚矣故顯書以譏之目上頗脩武帝故事謹齋祀之禮以方士言增置神祠聞益州今雲南雲南府有金馬金形如馬碧雞碧形似雞之神遣褒持節求之初上聞褒有後才召見使為聖主得賢臣頌其辭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故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昔賢者之未遭遇

褒了凡曰
王褒承詔
作聖主得
賢臣頌詞
旨休美末
乃嘖彭祖
而陋喬松
頗儼人主

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及其遇明君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烈。龍興而致雲。易乾封雲從龍。風從虎。蟋蟀俟秋吟。吟。蟋蟀似蝗而小。一名促。蟋蟀同出。織九月在堂。故曰俟秋吟。以陰有時故曰出以陰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彰。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必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休徵自至。壽考無疆。何必

務好神仙之失可謂忠矣夫事君者先資其言而後拜獻其身諫大以成其信夫王此非言之吉謝先資者與而晚乃為上使祀金馬碧雞於益州竟以道病歿有言不信守道不終哀哉

偃仰屈伸若彭祖姓錢名鍾壽舜時人。喁噓並音吁。呼吸如喬松王喬赤松子皆仙人。哉。上頗好神仙。故褒對及之。後京兆尹張敞亦勸上斥遠方士。游心帝王之術。由是悉罷尚方待詔。綱諫大夫王吉謝病歸法書免實也。謝病歸託也。書諫大夫謝病歸目上頗脩飾宮室。車服。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諫大夫王吉上疏曰。陛下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臣聞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故宜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所使

諫大 夫王 吉謝 病歸

而晚乃為 上使祀金 馬碧雞於 益州竟以 道病歿有 言不信守 道不終哀 哉

所以宣德。此其本也。安土治民。莫善於禮。願陛下述舊禮。明王制。毆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周成康節儉天下安壽何以不若高宗。殷武丁中興號為高宗。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今上下僭差。是以貪財誅利。不畏死亡。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上以其言為迂闊。吉遂謝病歸。綱先零連羌楊玉叛。夏四月。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之。目先零西羌種名。羌侯楊玉背畔。攻城邑。殺長吏。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對曰。無踰於老

趙充 國擊 先零

丁南湖曰 王褒王吉 皆諫大夫 也褒有聖 主得賢臣 之頌吉有 政事之疏 皆克舉言

百聞不如一見

趙充國屯田湟中

責矣然有言責者不如其言則去吉也能去而獲也綱目書曰帝遣諫大夫求金馬碧雞之神即繼之曰諫大夫王吉謝病歸觀此並書之意則二人之優劣若判蒼素矣

臣者矣。上問度鐸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

兵難險同度。臣願馳至金城。今陝西臨洮府蘭州圖上上方略。

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祝老臣。

勿以為憂。上笑曰：諾。大發兵遣充國將之以擊西羌。

綱六月有星孛于東方。綱秋七月，充國引兵擊叛羌。

叛羌多降。詔復遣將軍辛武賢等將兵擊之。尋詔罷

兵，留充國屯田湟黃中。今陝西行都司西寧衛。六月，趙充國

至金城，常以遠斥候見十三卷十五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

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西至部都尉

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欲以

威信招降罕漢上罕皆西羌種及劫略者，解散虜謀。

徵，邀其疲劇，極極乃擊之。酒泉今陝西行都司肅州衛太守辛武

賢奏言：以七月分兵出擊罕罕，冬復擊之，虜必震壞。

天子下其書。充國以為先零首為畔逆，當捐罕罕，開

昧之過，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此全

師保勝安邊之策。天子下其書，議者咸以為先零兵

盛而負罕罕之助，不先破罕罕，則先零未可圖也。上

乃拜許延壽、張弼將軍，武賢破羌將軍。詔充國引兵

趙充國上奏

並進擊罕开。充國上書以為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不服涉正月擊之。七月璽書報從。充國計後罕开竟不煩兵而下。上詔武賢等以十二月與充國合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遂上屯田奏曰：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漢縣東至浩音門亦漢縣。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漢縣東至浩音門亦漢縣。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百畝以上。臣願罷騎兵留步兵分屯要害見五十一卷處浚溝渠治湟

趙充國便宜十二事

一。屯田致穀。二。據其肥饒民不失業。三。四。罷兵省費無驚罕开使生他變。五。河湟漕穀六。繕治郵亭。七。坐得必勝八。無經阻遠。九。不損威武十。乘閒。十。無驚罕开使生他變十一。治湟陜橋以制西域。十二。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二利。唯明詔采擇。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魏相曰

陜水名在蘭州西一名金城河人二十畷同畝益積畜省大費謹上

田處及器用簿。上報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

誅。兵當何時得決。熟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

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

非善之善者。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臣謹條

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

一。屯田致穀。二。據其肥饒民不失業。三。四。罷兵省費無驚罕开使生他變。五。河湟漕穀六。繕治郵亭。七。坐得必勝八。無經阻遠。九。不損威武十。乘閒。十。無驚罕开使生他變十一。治湟陜橋以制西域。十二。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二利。唯明詔采擇。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魏相曰

二。諫息徭役以戒不虞。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

二利。唯明詔采擇。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魏相曰

以張敞為京兆尹

張敞以經術自輔

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綱以張敞為京兆尹。目初敞為山陽太守時。膠東見上盜賊起。敞自請治之。拜膠東相。明設購賞。傳相斬捕國中。遂平。時長安多盜。上以問敞。敞以為可禁。乃以為京兆尹。敞求得偷盜酋長數人。召見責問。令致諸偷。以自贖。一日得數百人。由是市無偷盜。敞賞罰分明。而時時越法。有所縱舍。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不純用誅罰。以此能自全。朝廷有大議。引古今處

鳳皇甘露降集趙充國振旅而還

張南軒曰。充國為將。庶幾乎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摧鋒折敵者。所可班也。反覆究其規模。遠其風旨。遠大周密。按

便宜公卿皆服。

綱辛酉二年春二月。鳳皇甘露降。集京師。赦。綱夏五月。

趙充國振旅而還。秋。羌斬楊玉以降。置金城屬國。

以處之。書而還。特筆也。其特筆何。嘉全師也。終。綱。目。

一書而。趙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除斬降溺飢。

死。定計遺脫。算定其所。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

必得。靡忘羌豪名。詭責也。自相責。請罷屯兵。奏可。充。

國振旅。見二十四而還。秋。羌若零等共斬楊玉首。帥四。

千餘人降。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綱秋九月。司隸。

蓋寬
饒自
到北
闕下

出倫輩不
獨為賢將
殆可相也
使其為相
如魏相輩
當在其下
風矣

唐仲友曰
充國盡兵
利害得之
於屯田不
盡國之利
害失之於
置屬國

校尉蓋

寬饒自到北闕下

法書於是上下寬饒吏寬

更何甚寬饒也易為甚之寬饒謂刑餘為周召可也

而語及官天下則非所宜言矣若是而自殺焉罪不

寬饒書上也故趙韓楊皆書殺而司隸校尉職掌徒

狷蓋寬饒剛直公清數犯上意時方用刑法任中

書官書任中寬饒奏封事見上卷九日方今聖道浸微

儒術不行以刑餘之官刀鋸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

又引易傳謂之傳者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

以傳子孫官以傳賢聖書奏上以為寬饒怨謗下其

書執金吾應劭曰吾禦也掌執金革以禦非常顏師

古日金吾鳥名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

鄭
寬

先導故執此鳥議以為寬饒旨意欲求禪大逆不道

之象因以名官諫大夫鄭昌上書訟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

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寬饒進有憂國之

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許廣漢之屬祝下無金

張金日磾之託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事有司

劾以大辟關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

不言上竟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到北闕下眾庶

莫不憐之綱以鄭吉為西域都護日逐王與握衍胸劬鞮低

丘瓊山曰陳瓘曰宜帝殺趙蓋休屠王渾邪王之先賢揮逐王名與握衍胸劬鞮低

稱見十四卷四漢宣帝

漢宣帝

而寬饒尤四字單單于猶漢言有隙率其衆降漢使人至渠于之號單于天子與鄭吉相聞吉發諸國五萬人迎之將詣京見十一犂見上與鄭吉相聞吉發諸國五萬人迎之將詣京見十一師吉威振西域遂并護車師見同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於是中西域而立幕府見十四治烏壘城去陽關在陝西行都司沙州衛二千七百餘里督察烏孫康居俱見三十卷三等三十六國漢之號合班西域矣綱壬戌三年春三月丞相高平今陝西平涼府鎮原縣侯魏相卒諡日綱夏四月以丙吉為丞相吉尚寬大好禮讓掾吏有罪輒與長休告休告歸假也務掩過揚善終治日所以常少而亂

都護之置也嗚呼人臣為國除弊政銷隱禍而世主不以為功反以為罪者多矣豈但一寬饒而已哉此治日所以常少而亂

丙吉問牛喘

日多歎

無所案曰以公府而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因以為故事嘗出逢羣鬪死傷不問逢牛喘外使問逐牛行幾里矣或譏吉失問吉曰民鬪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問也方春未可熱恐牛近行用也暑故喘此時氣失節三公調陰陽職當憂時人為知大體

司馬溫公曰夫宰相所以治陰陽者豈拱手端冕無所施設而陰陽自調蓋亦佐人主治庶政安四海使和氣洋洋薄於宇宙旁暢周達浸滲漉明則百姓洽幽則鬼神諧然後寒暑時至萬物阜安當丙吉為政之時政治之不得刑罰之失中不肖之未去忠賢之未進可勝紀哉釋

益小吏俸

以韓延壽為左馮翊

按宰相者理陰陽之事本陳平

語陰陽豈可如小機關以人力理之哉

此不慮而慮於牛喘音薄音博音森以求陰陽不亦疎乎音去聲音六

綱秋七月以蕭望之為御史大夫綱八月益小吏俸

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

吏百石已下俸十五綱以韓延壽為左馮翊見上綱

始延壽為潁川見上卷太守承趙廣漢見上之後俗

多怨讎延壽教以禮讓黃霸見上代之因其迹而大

治延壽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

延壽痛自刻責吏聞者自傷悔或自刺威死為東郡

太守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由是八為馮

閉閣思過

今山東東昌府太守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由是八為馮

翊行上聲縣至高陵今陝西西安府高陵縣民有昆弟訟田延壽

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

平民有骨肉爭訟咎在馮翊是日移病移文八臥傳

轉去舍猶今閉閣思過於是訟者自悔願以田相

移終死不敢爭郡中欵同然傳轉相救厲恩信周徧

二十四縣莫敢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

欺給臺上

綱癸亥四年夏四月賜潁川太守黃霸爵關內侯綱

漢宣帝二四

鳳皇集杜陵

屠伯

丘瓊山曰鳳凰之名載詩書論語禮記世之人卒莫有真識其形狀何如者自宣帝即位至此凡五見矣於是乎以之紀元焉嗚呼鳳兮鳳兮賢德

霸在郡八年政事愈治是時鳳皇神爵數朔集郡國

穎川尤多於是賜爵關內侯後數月徵霸為太子太

傅綱冬十月鳳皇集杜陵見上綱河南太守嚴延年

棄市綱延年陰驚至驚擊也凡鳥之勇獸之猛皆日驚酷烈冬月傳

屬縣囚會論平府上流血數里河南今河南府號曰屠

伯延年素輕黃霸見其以鳳皇被褒賞心內不服郡

界有蝗府丞義名義失出行上聲蝗巡行捕延年曰此

蝗豈鳳皇食邪義恐見中去傷乃上書言延年罪因

自殺以明不欺事下按驗得其怨望誹謗數事坐不

嚴母

輝而下之何宣帝世之獨多哉其所謂鳳者豈真鳳乎抑鴟鳥之類乎

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見上來適見報囚論囚大

驚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

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後歲餘

果敗東海莫不賢智其母

綱甲子五鳳元年冬十二月朔日食綱殺左馮翊韓

延壽綱韓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望之聞延壽在

東郡見上時放散官錢千餘萬使御史案之延壽即

部吏案較望之在馮翊見上時稟稟儀稟主藏穀儀

供祭官錢放散百餘萬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望

三者足以贖罪

史大夫聞事不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望之卒無事實而延壽以車服侍衛奢僭逾制等數事竟坐棄市百姓莫不流涕

致堂胡氏曰延壽所以反案望之者由望之先激之也兩人相許上不直延壽則有司承望風者其為損川黃霸因之而大治其為東郡令行禁止而後擢其為馮翊恩信徧於二十四縣而民不忍欺兼是三三者不足以贖其罪乎而加以棄市之刑孝宜於是乎失君道矣

綱乙丑二年秋八月左遷蕭望之為太子太傅**綱**免光祿勳平通侯楊惲蘊為庶人**目**楊惲敞之子廉潔無

私然伐其行能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由是多怨與太僕戴長樂相失長樂上書告惲以主上為戲語尤悖逆詔免為庶人

綱丙寅三年春正月丞相博陽侯丙吉卒魏丙之

辭與景武以來他相不同者所以表其賢也**目**吉病上臨問以誰可以自

代者吉薦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薨謚曰定後三人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綱**二月以黃霸為丞相

目霸材長於治民及為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時京兆

尹張敞舍鵠本作鴝鵒雀鵠雀大而色青出飛集丞相

丙吉

故君臣相配古今常

道自然之勢也近觀

漢相高祖

開基蕭曹

班孟堅曰

經謂君為元首臣為

股肱明其

一體相待

而成也是

知人

高 薦 霸

為冠孝宣
中興丙魏
有聲是時
黜陟有序
眾職脩理
公卿多稱
其位海內
興於禮讓
覽其行事
豈虛學哉

府。霸以為神雀。議欲以聞。後知從敞舍來。乃止。敞奏
挾詐偽以奸。干名譽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惡。霸甚
慙。時史高以外戚貴重。霸薦高可太尉。見五十一卷天子
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見二十二卷夫宜明教化
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邑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
官。朕之任焉。高帷幄近臣。朕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
之。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
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為首。

綱丁卯四年春。匈奴呼韓邪邪單于稱臣。遣弟入侍。

初置 常平 倉

耿壽 昌策 漕運

丁南湖曰。積穀救民之制。莫善於常平。而壽昌始言之。宣帝始行之。君臣可謂兩得矣。綱目汲嘉之故書曰。糴三輔近郡穀。供

減戍卒什二。綱糴三輔近郡穀。供京師。初置常平

倉。法書志恤民也。書常平倉始此。自元康宣帝年號以來。比祕也。年豐

稔。任上聲。穀石五錢。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歲豐穀

賤。農人少利。故事歲漕水運也。關東穀四百萬斛。用卒

六萬人。宜糴三輔見上。弘農今河南河南府靈寶縣。河東今山西

上黨今山西太原府。太原今山西太原府。郡穀。供京師。可省漕卒

過半。又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增其價。而糴以利

農。穀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詔賜壽昌

爵關內侯。綱夏四月朔日食。綱殺故平通侯楊惲。綱

楊惲報會宗

京師初置
常平倉
先言其良
法美意而
後以初置
二字見其
亘古獨得
也

趙蓋韓楊之死人心不服論者固已詳矣今以綱目觀之廣漢延壽書殺寬饒書自剄皆不去其官猶且當任職之時云爾至於楊惲已免為庶人久矣然且書曰故平通侯則免不以罪不予其免為可知免猶不予而況於殺之乎
此宜帝之所以雜鞫
財自娛魚其友人孫會宗與惲書為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平惲宰相子丞相父敞為有材能少顯朝廷一朝以掩關味語言見廢內懷不服報書曰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當為農夫以沒世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魚庖羔斗酒自勞去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

南山種豆歌

烏烏缶瓦器秦人擊之以節歌李斯諫逐客書擊瓿扣缶而呼烏烏快耳者真秦聲也惲秦人故云
其詩曰田去彼南山蕪穢不治平聲○喻種一頃豆落而為箕其○喻賢人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同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又惲兄子譚謂惲曰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敢指斥天不足為盡力譚曰縣官實然蓋司隸見上韓馮翊見上皆盡力更也俱坐事誅或上書告惲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腰斬

趙蓋
韓楊
之死

司馬溫公曰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為丞相于定國為廷尉而趙蓋韓楊之死皆不厭衆心惜哉其為善政之累大矣周官司寇之法有議賢議能若廣漢延壽之治民寬饒憚之剛直雖有死罪猶將宥之況趙廣漢

罪不足以死乎註音見上八

庭

綱匈奴郵質支單于攻呼韓邪單于走之遂都單于

綱戊辰甘露元年春免京兆尹張敞官復以為冀州

刺史。目楊惲之誅公卿奏敞惲之黨友不宜處位上

惜敞材獨寢其奏不下敞使掾視屬絮如舜案事舜

五日
京兆

私歸其家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即收舜

繫獄驗治竟致其死事會立春行上聲。察視也。寃獄使者

出舜家載尸自言使者奏敞賊殺不辜上欲合敞得

自便即先下前奏免為庶人敞詣闕上印綬便從闕

下亡命命名也脫其名籍而逃亡數月京師吏民解懈同弛浮枹鼓

數朔起枹擊鼓杖也擊鼓所以警衆數起者言偷盜之多也而冀州今直隸真定府冀州

部中有大賊天子使使者即家召敞妻子皆泣敞獨

笑曰吾身亡命為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

欲用我也裝隨使者詣公車見二十一上引見拜冀州

刺史到部盜賊屏息綱以韋玄成為淮陽中尉目

以韋
玄成

丁南湖曰舜為天子而警賤不得免殺人

綱蓋易知錄 卷十六 漢宣帝 二十九

為漢中尉

漢蒙自有制度

之罪彼趙廣漢以私怨殺榮菴固莫敢矣張敞以私怨殺絮舞獨可赦乎宣帝於漢則誅之於敞則徵之何也或謂冀州多盜帝不得不今可用敞則向亦可稱帝信賞

皇太子柔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繩下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上由是疏太子而愛次子淮陽見上憲王欽常欲立之然因太子起於微細後時許上少依許氏後父許廣漢及即位而許后以弒死見上卷故弗忍也久之上拜韋玄成為淮陽中尉以玄成嘗讓爵於兄見上卷欲

黃龍

必罰綜核名實即此二人之賞罰夫豈綜核之當耶

以威喻憲王由是太子遂安綱匈奴兩單于呼韓那皆遣子入侍綱夏四月黃龍見現綱已巳二年夏四月營平侯趙充國卒綱匈奴款塞請朝目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也五原塞在陝西延安府神木縣願奉獻國珍國中所產珍寶朝三年正月會明年正月且朝賀詔有司議其儀丞相御史曰聖王之制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單于朝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蕭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天子采之詔命單于位在諸侯

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

荀悅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于天下也戎狄道里遼遠人迹介絕故正朔不及禮教不加非尊之也詩云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貢若不供職則有辭讓號令加焉非敵國之謂也望之之議音詩商頌殷武之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註音詩商頌殷武之荒四句見三卷十一

望之非禮

冠註綱鑑易知錄評林卷十六

冠註綱鑑易知錄評林卷十七

山陰吳乘權楚材輯

通鑑綱目定本

同周之炯靜專同

同周之燦星若同

日本石川鴻齋標記

漢紀

孝宣皇帝

綱庚午三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還居幕

同南北方流沙日漠沙塞下上幸甘泉郊泰時見

卷十六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上還單于就邸見十四

畫功 臣於 麒麟閣

麒麟閣 一人

長安。置酒建章宮。見二十四卷二十六饗賜之。二月。遣歸國。單于請居光祿塞。見上卷末下。自是烏孫。見十四卷二以西。至安息。見十四卷十六諸國。近匈奴者。咸尊漢矣。**綱**畫功臣於麒麟閣。法書何以書錄。目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在西安府城內。未央宮左。署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

鳳皇 集新 蔡

胡氏曰。宣帝之時。天地變異。刑

綱

鳳皇集新蔡

今河南汝寧府新蔡縣

法書

於是凡六書矣。綱目

養心吳氏曰。慶元間。中興輔佐。孰優論云。定策如博陸。濟治如丙魏。靖邊如充國。置之前列。夫誰曰不然。安世以文學顯。其他如韓如劉。亦不過一之梁丘賀。以文學顯。其他如韓如劉。亦不過一藝。一能之士。未見有卓然之功也。而蘇武大節。栗然。乃真之於羣臣之後。武之守節。如彼。其堅也。起敬於夷狄。如彼。其久也。序列如彼。其卑也。帝豈無見於此哉。蓋麒麟之圖。繪正遠人。觀聽之所繫。彼其平昔之所畏慕者。知有武而已。且願瞻傑閣。歷數元勳。而曠昔敬之。人乃中然。特居羣臣之後。必相顧駭。愕私告。以語。中者。其功德。顧可此且。居羣臣之下。則凡。偃然。其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矣。夫如是。寧不足以示。中夷。窺伺之。大心哉。外。

綱

漢宣帝

卷十七

二

殺過差一歲之間子詔諸儒講書殺父兄丞相綱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蕭何所造在未央殿北以藏秘書其下藝石為渠以導書嘉統一也書講五水若今之御溝因以名閣法經始此終綱目書講五經二卷一見目詔諸儒論五經異同施雠論易周薛廣德論詩戴聖論禮公羊則嚴彭祀穀梁則尹更始異同者謂與經旨合否也蕭望之等平奏平謂無上親稱制臨決立梁丘易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梁丘複姓名賀從京房受易夏侯復姓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目傳勝小夏侯名建勝之從父子也勝以書授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尚書有大夏侯之學穀梁複姓名淑一名赤孔子以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子夏授穀梁穀梁為經作傳博士立三經博士其政臣下有窺見其微意者故爭言祥瑞以修耀之而帝亦以此自欺也與以張敞

皇孫

所論鴉鳥觀之亦可見矣

王政

秦官名掌綱皇孫法皇孫生不書書驚生何驚漢之中否自驚生目皇太子所幸司馬複良娣見十卷病死太子忽忽不樂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見卷十得元城今直隸大名府元城縣王政君送太子宫政君故繡衣御史賀見二十四卷三二之孫女也是歲生成帝於甲館同觀畫堂甲者甲乙之次為世適嫡皇孫帝愛之自音貫畫堂彩畫之堂名曰驚驚字太孫常置左右

綱壬申黃龍元年春三月有星孛于王良閣道入紫

微宮王良五星在奎北河中天子奉御宮也閣道六星在王良北飛閣之道天子欲遊別宮之道古

宣帝 開三 大業

班固贊曰：老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

一星不見，則輦路不通，動搖則官掖之內兵起，紫微見三一卷三。

綱帝寢疾，以史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蕭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周堪

為光祿大夫，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冬十二月，帝崩。

東萊呂氏曰：申韓之害流毒後世，何其遠耶？宣帝好觀申子君臣之篇，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綜核名實，信賞必罰，所以功光祖宗，業垂後嗣者，蓋勵精之效，初非申韓之功也。至於用恭顯而啓元帝之信宦者，貴許史而啓成帝之任外戚，殺趙蓋韓楊而啓哀帝之誅大臣，開三論其功則為中興之君，論其罪則亦為基禍之主，其功罪相半，蓋失於欲速而用申韓也。

綱太子爽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

立王 氏為 皇后

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非亂，推人固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誓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伴德殷宗周。

后法書太皇太后何昭后上官氏也，宣帝即位嘗尊為太皇太后矣，元帝視之則曾祖母也，於是復稱

皇太后而書尊曰太皇太后者，豈太皇太后之上無以稱之，故云爾歟。

孝元皇帝名奭，宣帝太子，在位十六年，壽四十三歲，而崩，諡法行義悅民曰元。帝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矣。

綱癸酉，孝元皇帝初元元年春正月，葬杜陵。見上卷八

三月立健仔見三十四卷，王氏為皇后。綱以公田及苑振

業貧民，賦貸種食。法書嘉恤綱夏六月大疫，詔損膳

減樂府員，省苑馬以振困乏。法書救災也書綱秋九

月關東大水饑，綱以貢禹為諫大夫，罷宮館希幸者。

元帝
小善
無益

宣矣

減穀食寺馬肉食獸

明發元帝繼統之初他務未遑首

未幾又復振困乏罷官館減獸馬凡見於綱目所書者班班可紀雖文景初政未有是也然治道不進反為基禍之一二小善無益於事書之不沒其實所以示

徵之名之吉道病卒禹至拜為諫大夫問以政事禹言

古者人君節儉什一而稅亡他賦役故家給人足惟

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

使自娛樂而已也天子善其言下詔命諸官館希

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掌廄減穀食馬水衡主上省肉

翼茂
已校尉

食獸

司馬溫公曰忠臣之事君也責其所難則其易者不勞而正補其所短則其長者不勸而遂孝元優游不斷讒佞用權當時之大患也而禹孜孜言以為言恭謹節儉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言之何哉使禹之智不足以知焉得為賢知而不言為罪愈大矣

綱置戊巳校尉屯田車師故地

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惟戊巳寄

通鑑筆義曰嗟夫漢

綱甲戌二年春正月下蕭望之周堪及宗正劉更生

即劉獄皆免為庶人明發元帝至是已不可與有為矣

制閣官百輔政未及一載乃與更生俱以無罪被繫至於不省

名致廷尉為下獄暨詰問得知又復不能正其欺罔

漢元帝

五

不肖雜亂之罪乃反黜免堪等其昏庸若此尚可與之有為哉

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

蕭望之周堪為之副望之堪皆以師傅舊恩天子任

之數言治亂陳王事選白宗室明經有行諫大夫

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

議史高充位而已由是與望之有隙中書令弘恭僕

射夜石顯恭顯俱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帝即位多疾

以顯中人無外黨遂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白決貴

幸傾朝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內深賊

持詭辭以中傷人與高為表裏望之等患苦許史

劉更生明故余嘗曰

漢之業所以遂衰而不振者元

帝柔弱之過漢之祚所以既亡

而復興者元帝恭儉之功

蕭望之請罷中書官

元帝不省名致廷尉

俱外戚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國家

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

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

不在議久不定出更生為宗正恭顯奏望之堪更生

朋黨相稱譽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

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名致廷尉時上初即位

不省名致廷尉為下獄乃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

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

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使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

尹氏曰元帝至是已不可與有為矣望之

蕭望之有疏

等以無罪被繫至於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至結問得知又復不能正其欺罔之罪乃及黜免堪等其昏庸若此尚為可與之有哉

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獄宜因決免於是赦望之罪收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綱隴西今陝西臨洮府地震。綱罷黃門狗馬以禁囿假貧民舉直言極諫之士。夏四月立子鶯為皇太子。綱賜蕭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朝朔望。望之前曰以無罪見黜固當引身而退高蹈丘園為明哲保身之計可也。賜爵而朝朔望果何為哉去就不明以及其身綱目雖無貶詞而義則在其中其有愧二疏多矣。又果見幾之君子乎是。綱卷十四見二。綱關東饑以他日自殺盡削其官也。綱卷十四見二。綱關東饑秋七月地震復震。綱以周堪劉更生為中郎尋繫獄免冬十二月蕭望之自殺以宦者石顯為中書令。綱書殺自

未有不書故者不書故無故也無故者必有其故於是病之望之顧命大臣既免為庶人矣賜爵固不足為病之望之自殺帝涕泣不食矣不惟不能罪顯又以中書令是誠何心哉綱目聯書之所以深病帝也。綱上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為諫大夫恭顯白以為中郎上器重蕭望之不已欲倚以為相恭顯許史皆側目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震殆為恭等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恭顯疑其更生所為白請考奸詐辭服遂逮見十卷十繫獄免為庶人。會望之子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

漢元帝

宋雲
好節
士

下有同。復奏望之教。子上書。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前。幸不坐。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自以託師傅。終必不坐。非頗屈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令謁者召望之。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飲鴆。自殺。天

見二十一卷一

醜

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卻食涕泣。哀動左右。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是歲恭死。遂以顯為中書令。

司馬溫公曰。甚矣孝元之易欺而難寤也。夫恭顯之邪說詭計。誠有所不能辨也。至於望之自殺。則恭顯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動。奮發以底邪臣之罰。孝元則不然。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而終不能誅恭顯。纔得其免冠謝而已。如此。則姦臣安所懲乎。是使恭顯得肆其邪心。而無復忌憚者也。

綱乙亥三年春。罷珠厓郡。置珠厓。儋耳。俱見十。九。郡在海中洲上。率數年一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

賈捐之請棄珠匣

以子南君為承休侯

之。至是諸縣叛。上謀於羣臣。欲大發軍。待詔賈捐之

誼之。曰。臣聞堯舜禹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東

漸東漸三句夏書禹貢篇辭漸漬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

也。被覆也。流沙在陝西行都司沙州衛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故曰流沙。朔南朔北與極南之地也。暨

及也。聲謂風。言欲與預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

治也。臣願遂棄珠匣。專用恤關東為憂。上從之。綱夏。

以周堪為光祿勳。張猛為光祿大夫。給事中。

綱丁丑。五年春正月。以周子南君見十四卷十六為周承休

侯。綱夏六月。以貢禹為御史大夫。禹尋卒

薛廣德射獵

詔舉敦樸

三月三月殺

罷鹽鐵官。常平倉及博士弟子員數。綱匈奴郅支單

于見上卷二殺漢使者。谷西走康居。見十四卷三

綱戊寅。永光元年春。郊泰時。見上綱上郊泰時。禮畢。

因畱射獵。御史大夫薛廣德曰。關東困極。人民流離。

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

暴僕露從去官勞倦。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

天下幸甚。上即日還。綱詔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

綱三月。雨去雪。隕霜殺桑。綱秋上當作帝。一說見

十八。祭宗廟。綱上出便門。見十一卷二欲御樓船。薛

丁南湖日。從船從橋

綱監易知錄

漢元帝

九

薛廣
德諫
御獲
船

劉更生
生上

其得失差
之毫釐而
已事之至
小者也元
帝之朝恭
顯擅權許
史怙勢蕭
望之之枉
死劉向周
堪之下獄
君德昏弱
宗社幾危
事之至大
者也廣德
為御史大
夫職在諫
諍乃於此
至大者循

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
德曰陛下不聽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
廟矣上不悅先驅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
乘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
當如是邪遂從橋綱大饑丞相定國御史大夫廣
德以連年災害故也綱城門校尉諸葛豐有罪免左遷周
堪為河東太守張猛為槐里令綱於是豐劾堪猛帝
復左遷堪猛是誠何心哉綱目上綱石顯憚堪猛等
書豐有罪下書左遷堪猛病帝也綱石顯憚堪猛等
數譖毀之劉更生懼其傾危上書曰臣聞舜命九官

善

和氣
致祥

默保位而
於彼至小
者謂欲自
勿以塞責
此之謂不
知務當時
稱廣德為
儒其特腐
儒也哉

見一卷
二四 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
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見一卷至周幽厲之
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則日月薄博食水泉沸拂騰
山谷易處霜降失節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
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
通義也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夫
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
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今以陛下
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考祥應之福災異之禍杜閉

漢元帝

美惡是非何在

下筆言語妙天下

黜若其誣罔則堪猛何辜焉今兩責而俱棄之則美惡是非果何在哉

綱待詔賈捐之棄市。目賈捐之與楊興善捐之數。短石顯以故不得官。希復進見。興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謂曰。使我得見言君蘭。京兆尹可立得。興曰。君房捐之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復充宗。顯黨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為京兆。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捐之復短顯。興曰。顯方信用。今欲進。且與合意。即得入矣。即共為薦顯。奏稱譽其美。又共為薦

賈捐之以邪攻邪

匡衡地震日食疏

興秦以為可試守京兆尹。顯聞白之上。乃下興捐之

獄。令顯治之。捐之竟坐罔上不道。棄市。見二十一卷二十七興免

鉗。見十卷五為城旦。輕刑之名。晝日何寇虜。夜暮築長城。故曰城旦。

司馬溫公曰。君子以正攻邪。猶懼不克。況捐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

綱。已卯。二年春。二月。赦。以韋玄成為丞相。三月。

朔。日食。夏。六月。赦。綱以匡衡為光祿大夫。目上問

給事中匡衡。以地震日食之變。衡上疏曰。臣竊見大

赦之後。姦邪不為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

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夫朝廷者。天下之楨幹

史高為大司馬領尚書事望之為副多所貢薦長安令揚興說高曰以將軍之幕府海內莫不仰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賔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孤白之

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惠則眾相愛此四者明主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也臣聞天人之際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見二二三卷二四近中正遠巧佞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遷衡為光祿大夫

赦者權時之宜

焉奉世請討叛羌

表而反衣也平原文學匡衡材知有餘經學絕倫將軍誠召募府與參謀議貢之朝廷必為國器以此顯示眾庶名流於世高然其言焉之於上以為給事也

荀悅曰夫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之敝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蕩滌穢流與民更始時勢然也後世承業襲而不革失時宜矣若孝景之時七國皆亂異心並起武帝末年羣盜巫蠱人不自安及光武撥亂之後如此之比宜為赦矣

綱秋七月隴西羌反遣右將軍馮奉世將兵擊之冬

十一月大破之見上隴西羌反右將軍馮奉世曰

羌虜近在境內背叛不以時誅無以威制遠蠻臣願

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今反虜無慮言不用計慮可

知其數也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於是遣奉世到隴西

上為發六萬餘人十一月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

皆走出塞。詔罷吏士。頗留屯田備要處。賜奉世爵關內侯。

綱庚辰三年春三月立子康傳昭儀所生為濟陽見二三四

王綱冬十一月地震雨水復鹽鐵官置博士弟子

員千人

綱辛巳四年夏六月晦日食以周堪為光祿大夫張

猛為大中大夫猛自殺明皆不書其故則元帝之聞

事了九日漢元帝之優游也而斷於僂君
可知雖然堪以受遺大臣隨即黜辱自宜亟退況賢如望之猶且不免堪乃復列九卿方且援引張猛給事中歷數年間未聞有所補益而左遷之命下矣此又不云尚復何待是時羣小在內主德不明必無可

周堪因石顯事

子唐德宗之猜伎也而信於任小人故小
人者常幸君子者常不幸

為之理雖曰名用果何為者冒進不已自取顛覆無可稱述故堪不書卒而猛之自殺且削其給事中之官蓋其進退存亡皆不足錄故略上以日食召諸

前言日變在周堪張猛者責問皆稽啓首謝因下詔

稱堪之美徵拜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猛復為大中大夫

給事中石顯管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堪希得

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因不能言而卒

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見二六

致堂胡氏曰周堪反因石顯白事是欲追賊而以賊為導也豈其年老病耗志不帥氣而然邪若當望之飲鴆之後註音耗音帽望之稱疾而去則善矣

綱冬十月罷祖宗廟在郡國者禮凡祀有其舉之

上皇崩高帝令諸侯王國皆立廟是後高祖太宗世宗莫不立焉非也於是而罷之亦非也故謹書之

綱作初陵不置邑徙民法書可謂知節矣

綱壬午五年秋潁川今河南開封府許州大水綱冬十二月以

匡衡為太子少傅附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

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為得上意又傅昭儀見

五卷及濟陽王康愛幸逾於皇后太子衡上疏曰臣

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傳曰審好惡理性

情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彊其

匡衡治性正家疏

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

壅蔽勇猛剛彊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

湛靜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

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

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臣又聞室家之道脩則天

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賈婚所以原情性而

明人倫正基兆而防房未然也故聖王必慎后妃之

際別適嫡長之位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

而理陰氣也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巧佞之姦因

河決

新編身知錄

卷十七

十五

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

私恩害公義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綱河決目初武

帝既塞宜房作防。見二十四卷。後河復北決於館陶今山東

昌府館陶縣分爲屯氏河。即衛河在館陶縣。東北入海廣深與

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低塞也是歲河決清河今

昌府靈昌府博平縣漢縣故城在東恩縣。鳴犢河名見四卷三四。口而屯氏河

絕。

綱癸未建昭元年春正月隕石于梁今河南開封府祥符縣。

綱甲申二年秋殺魏郡太守京房京房不知進退存亡之理盡言

隕石于梁殺京房

京房學易不知易

京房奏功課吏法

丁南湖曰知進而不

以殺其身若房者可謂學易而不知夫易者也雖然此特爲房言耳若元帝者既知其言之是矣不惟不能而又從而殺之是烏足以爲君哉死不以罪故書殺而不去其官目房學易於焦延壽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温爲候各有占驗以孝廉爲郎屢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意鄉向之時石顯顯專權五鹿充宗爲尚書合用事房嘗

綱蓋易知錄

卷十七 漢元帝

十六

知退知得
不知喪易
之至戒也
京生妄言
易數乃以
危直之言
考課之法
致恨於權
宦而有魏
郡考功之
行此正宜
知退知喪
矣願又依
憑事當符
托藩王求
進於退之
且求得於
喪之時故

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
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
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見四卷趙高見八卷政治
日亂桓公桓盜賊滿山世二何不以幽厲士之而覺寤乎上
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陛下
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今為亂者誰哉房
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
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
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房罷出後上

末京房
易之京房

其師焦延壽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但元帝知其言之是又從而殺之則生罪矣故綱目譏帝而書之曰殺京房

亦不能退顯也顯充宗疾房欲遠之建言以房為魏
郡今河南彰德府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房去月餘竟徵下
獄顯告房與妻父張博為淮陽憲王見上卷作求朝
奏草誹謗天子註誤諸侯王註亦皆徵下獄棄市
致堂胡氏曰君臣之交有淺深交深者聖人猶
存不可則止數斯辱矣之戒況交淺者乎京房
事元帝纔得為郎其交固淺陳考功法帝雖鄉
之而公卿朝臣皆以為不可信也亦難乎其免矣
而不量元帝之庸懦不可信也亦難乎其免矣
房學易不明其道徒以災變占候為事此易之
末也易曰不出戶庭无咎又曰樂天知命故不
憂房皆違之而於其術亦不能自信也故占候
前知之學君子不貴焉惟明乎消息盈虛之理
語默進退之幾以不失乎時中則易之道也

若若

石顯
設詐

綱下御史中丞陳威獄。髡為城旦。目陳威數毀石顯
 久之坐與槐里見上令朱雲善。漏泄省中語與雲皆
 下獄。髡為城旦。見上顯威權日盛。與中書僕射夜牢
 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
 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綬若若邪。累
 不絕也。綬印若若顯聞衆人匈匈言已殺蕭望之。見上恐
 天下學士訕已。以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致意。深自
 結納。因薦禹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或稱
 顯以為不如。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

皆此類

陳湯矯制
斬郵支

此固春秋之法

荀悅曰。夫
 倭臣之惑
 君主也甚
 矣。故孔子
 遠佞人。非
 但不用而
 已。乃遠而
 絕之。隔塞
 其源。戒之
 極也。

人主者皆此類也。綱閏八月太皇太后上官氏崩。書
 后崩不氏此其書氏何別疑也。於是大皇
 太后歷四朝矣。故詳之。后崩書氏自此始。綱冬齊楚
 地震大雨雪。書也。何以書地震而大雪非常矣。故書
 綱乙酉三年夏六月丞相玄成卒。秋七月以匡衡為
 丞相。綱冬西域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
 壽襲擊匈奴。支單于於康居。斬之。發而陳湯乃副
 校尉耳。今乃以湯主兵者蓋設謀在湯而延壽則從
 之者也。故其書法如此。若夫支殺漢使者前已顯
 書于冊。湯能誅之。可謂偉績。然綱目不沒其矯制之
 實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固春秋
 之法也。目漢遣使三輩至康居。見上求谷吉等死。見上

漢元帝
 卷一百一十七

郅支困辱使者不奉詔。陳湯為人沉勇有大慮。與甘
 延壽謀襲擊郅支。延壽欲奏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
 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會延壽病，湯獨矯制發諸
 國兵及屯田吏士合四萬餘人，進薄博也康居城下。
 四面圍城，發薪燒木，城四面火起。吏士大呼乘之，鉦
 征也。似鈴也。鼓聲動地。康居引兵却。漢兵四面並入。郅支
 被創傷也。死，斬其首。

綱丙戌四年春正月。傳轉去聲首至京師。縣懸也。豪
 街在長安城南門內舊有十日。綱藍田今陝西西安府藍田縣

昭君賜單于

地震山崩。壅霸水在西安府城東安陵惠帝陵邑在西安府咸陽縣東岸崩。
 壅涇水出陝西平涼府涇州至西安府高陵縣入渭逆流。

綱丁亥五年秋七月。徙濟陽王康見上為山陽今山東兗州府王。

綱戊子。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目匈奴呼
 韓邪單于。聞郅支既誅，且喜且懼，入朝。自言願婿漢
 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良家者非醫巫也王嬙戔

字昭君，賜之。單于上書願保塞，請罷邊備，塞吏卒以
 休天子人民，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

不可許。上十策論之。一。言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卒。示夷狄之大利。二。言前已罷外城省亭。遂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三。言中國有禮義刑罰。民猶尚犯禁。況單于豈能必其衆不犯約。四。言中國建關梁。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亦爲諸屬國降民。思舊逃亡。五。言近西羌保塞。漢吏民貪利。侵盜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今罷乘塞。則生慢易分爭之漸。六。言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亡出從之。七。言邊人奴婢愁苦。聞匈奴中樂欲亡者多。八。言盜賊亡走北出。九。言起塞以來。百有餘年。議者不深慮其終始。卒有他變。當更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十。言單于自以保塞守禦。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對奏。天子使車騎將軍嘉名也。姓許。諡單于。單于稱謝歸號。昭君爲寧胡閼氏。見十五卷。綱。三月。以張譚爲御史大夫。目初石顯見馮奉世父子爲公。

郭大有曰。群臣舉馮野王爲御史大夫。帝因石顯之言。遂廢其與文帝避嫌不用。廣國相似。愚謂野王

卿著名。女又爲昭儀。見上。十四。心欲附之。薦昭儀兄遂。脩敕。宜侍帷幄。天子召見。遂因言顯頡專權。上怒。罷遂。及御史大夫缺。在位多舉。遂兄大鴻臚野王。上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宮親。以爲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因詔曰。剛彊堅固。確然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爲御史大夫。綱。以名信臣爲少府。目信臣先爲南陽今河南南陽府。太守。後遷

綱。監易知錄。卷十七。漢元帝。二十一。

百父

果賢雖親必用不賢雖疏必舍吾何容心於其間哉昔周公於成王叔父也漢宣帝於霍光外戚也二君皆用之後世不以私親為嫌而美呼元帝懦弱固為可哀石顯嫉賢誠為

河南今河南府治行常第一。視民如子好為民興利躬勸耕稼開通溝瀆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名父徵為少府見上卷九請諸離宮希幸者勿復治省樂府諸戲及太官不時非法之物歲省費數十萬。綱夏封甘延壽為義成侯賜陳湯爵關內侯。目甘延壽陳湯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之不決劉向舊名更生上疏曰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

可罪元帝不察而猶委心信任焉炎祚不振基於此矣

美者不疵小瑕貳師將軍李廣利見十四卷捐五萬之師靡也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母寡之首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為侯今康居之國疆於大宛郵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土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於是詔赦延壽湯罪令公卿議封焉封延壽為義成漢縣故城在江

南鳳陽府霍丘縣北侯賜湯爵關內侯。荀悅曰誠其功義足封追錄前事可也春秋之義毀泉臺則惡之舍中軍則善之各由其宜也

臺 毀泉

法 事之 春 秋

史臣曰元
帝以昏懦
之資繼統
之初首以
公田服業
貧民賦貸

夫矯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
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
可也。功過相敵。如斯而已。可也。春秋莊公三十
也。權其輕重而為之制。宜焉。註音。春秋築臺于郎
文公十六年。毀泉臺。公羊傳。泉臺者何。郎臺也。
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
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春秋襄公十
一年。作三軍。昭公五年。舍中軍。公羊傳。三軍者
何。三卿也。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
古者。上卿下卿。舍中軍者。何。復古也。
致堂胡氏曰。甘延壽。陳湯。馮奉世。矯制以成功。
一也。蕭望之。匡衡。以為不可封者。春秋譏遂事
之法也。劉向以為可封。是未免以功利言耳。如
荀悅之論。功則有小大矣。矯有小大乎哉。如甘
陳之材氣。別加在使。音。馮奉世。見上卷。十公羊
而厚報之。未晚也。音。傳。大夫無遂事。胡傳。遂
者。專事之詞。

種食未幾
省樂省死
馬賑困乏
又罷宮館
減馬獸肉
食數月之
間善政迭
書率是而
行文景亦
不是過奈
何主德不
明群小在
位知蕭周
之賢善善
而不用知
恭顯之奸
惡惡而不
能去事無

綱五月帝崩。六月太子驚即位。尊皇太后曰太
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綱以元舅王鳳為大司馬。大
將軍領尚書事。綱外氏得權之始。新莽篡竊之漸。爾
履霜。堅冰。音。履霜。堅冰。至。綱秋七月葬渭陵。在西安
縣東。北。

孝成皇帝。名騫。元帝太子。在位二十六年。壽四十五
歲。而崩。諡法安民立政曰成。帝耽於酒
色。委政外家。哀平短祚。莽遂篡
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綱已丑。孝成皇帝建始元年春正月。石顯以罪免歸
故郡。道死。法書免歸道死何。譏失刑也。人不能誅而
天誅之。於是漢為失刑矣。故書以罪免。

綱監易知錄

卷十七

漢成帝

二二

王氏 五侯 黃霧 四塞

巨細悉委 中書專事 邪僻賊害 忠良西漢 之衰決於 此矣

兩月 相承

而削其綱有星字于營室。綱封舅王崇為安成。故城縣中書令。綱有星字于營室。綱封舅王崇為安成。故城縣在河南汝寧。侯賜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綱夏四月黃霧四塞。明昭然可知。乃反博問公卿大夫何哉。及夫楊興等指言其失。亦且如水投石。詔博問公成帝初政。謬戾如此。雖欲不亡得乎。詔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楊興等對皆以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外戚未曾有也。大將軍鳳懼。上書辭職。優詔不許。綱秋八月有兩月相承。晨見現東方。法書何非月也。非月也。故曰有也者所未嘗有者也。漢書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晉書有三日相承。東行皆未嘗

有者也。終綱目各一書而已矣。晉穆帝升平元年六月。秦太史奏夜三月並出。不書不與焉。註置月相承見三一卷十一。

綱夷寅二年春三月立皇后許氏

法書兩漢之篇書立某氏為皇后者

恆辭也。此其書曰立皇后許氏何許氏嘉女嘉廣漢弟子也。倫序亦少乖矣。故異其文。異其文者異其事也。註音廣漢宣帝。皇后車騎將軍嘉之女也。元帝傷母

悲哀后許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辜。見二十五卷二六。故選嘉

女以配太子

綱辛卯三年秋大雨。京師民訛言大水至。

法書訛言何嘉王

也。商。關內大雨四十餘日。京師民相驚言大水至。韓

大雨 訛言

食震同日

匡衡講經
義言治道

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大將軍鳳以為
 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城避水。羣臣皆
 從。鳳議左將軍王商。樂昌侯武之子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
 猶不冒城郭。今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
 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乃止。有頃。稍定。問之。果訛
 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恨綱
 冬十二月朔。日食。夜地震。未央官殿中。詔舉直言極
 諫之士。匡匡衡。食震同日。大異也。震宮殿中。甚
 大異也。終綱目各一而已矣。匡越。見
 四卷。山崩。綱丞相樂安。今山東青州侯匡衡有罪。免

隕石兩地

乃阿諛為
容躬行有
玷始以外
戚史高而
進終以奪
邑盜金而
退其亦吾
儒之賊乎

為庶人。目坐多取封邑。四百頃。監臨盜所。主守直千
 金以上。免為庶人。

綱壬辰四年春正月。隕石于亳。質實云未詳。沿四子

肥。漢縣故城在直隸真。二。隕石記異也。先是蓋
 定府藁城縣西南。二。隕石記異也。先是蓋

月者。兩地同月。大異也。終綱目書隕石十二。而帝居
 其四。又有火生石中之書。帝之世。何多異哉。至其兩
 地。同月而隕。終綱罷中書宦官。初置尚書員五人。

致堂胡氏曰。武帝置中書宦官。三世不易。恭顯
 之時。權移入主。豈易動哉。至是一朝廢罷。何其
 用力之省也。蓋政歸元舅。勢隆外家。而廢置不
 出於人主也。事雖盡善。而其所以則不徒然矣。

綱以王商為丞相。綱夏四月。雨。雪。復召直言極諫

四月雪

白虎殿對策

谷永陰託王鳳

之士詣白虎殿在西安府城內未央宮對策法書四未有書三月雪
 雪者四月而雪甚大異也外戚之陰盛而乾陽不能
 勝矣白虎之對惜無能指及王鳳者則是名也亦具
 文而已終綱目書四目時上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
 月雪二皆帝世也焉谷未知鳳方柄用陰欲自託乃曰方今四夷賓服
 皆為臣妾骨肉大臣指王有申伯之忠申伯周宣王
 名以其忠於王室使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重合侯
 為侯伯故稱申伯帝時謀反者馬何羅之弟安陽侯上官桀昭帝時謀
 反族誅博陸侯霍光宣帝時卒後霍氏謀反族誅
 竊恐陛下聽暗闇昧之警說歸咎無辜重失天心不
 可之大者也陛下誠深察愚言解偏駁之愛駁雜也謂後宮

杜欽亦微此意

袁了凡曰谷永知后以先帝外家不緣色選而後父許嘉用事與王氏爭衡故待詔對策首言內寵太甚專上妨嗣及日食地震又言後宮親屬宜勿與政事以達宣文

愛幸固不可偏亦不可駁也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益
 納宜子婦人毋擇好醜毋避嘗字謂已曾字乳者不
 上小妻弟以納後宮已曾字必避忌也蓋王鳳
 乳故谷永言及為鳳洗過也以慰釋皇太后之憂愠
 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矣杜欽亦
 做此意上皆以其書示後宮以求為光祿大夫

求嘉戴氏曰王氏代漢始於杜欽谷永成於張禹孔光終於劉歆此數子皆號稱儒者以賢良直諫為名以通經學古為賢而相與誤國如此蓋杜欽谷永劉歆三子依憑寵祿以苟富貴張禹孔光懦弱無立規免禍患曾不若鄙夫小人而已矣夫權臣用事僭竊國柄猶未敢肆然無忌憚也必有小人陰贊默教之以助成其勢彼權臣者亦自知其不為公議所容必假託名譽

之類其多
巧詐善窺
何如此王
鳳柄重外
庭譏咎而
後宮無嗣
又太后愛
念輒言大
臣有申伯
之忠自氣
黃濁之異
不可歸咎
諸舅宜急
納宜子婦
人以廣繼
嗣斯數言
也於上無
味而效欵

桃李
實
河決

和智之士以掩蓋其不義書生多欲少剛易動
以利易惕以禍輕變所守深自結納其言曰寧
忤天子而不敢忤權臣寧負公門而不敢負私
室嗚呼為天子者其無使權臣至是哉權勢已
成薰灼可畏忠臣孝子不愛其死亡寧幾何人
哉黨與根據天子孤立於上不可不為大哀也哉
綱秋桃李實法書桃李華嘗三書矣未有書秋桃李實
者秋華異也秋華而實大異也終綱
目書桃李秋註音三書見十一卷**綱河決**目時大雨水
實一而已五又八又二九
十餘日河大決東郡今山東東昌府金隄見十二卷四凡灌四郡
三十二縣**綱**以王尊為京兆尹**綱**大將軍鳳奏以陳
湯為從事中郎法書奏何病漢也湯之功過不相掩明
矣石顯惡之則止於賜爵劫之則以之坐免大將軍
鳳奏則又以為從事中郎湯之功過不足論而漢廷

谷永
訟陳
湯

於王氏者
已至矣既
擢為光祿
大夫則奏
書謝鳳願
為少主以
報及見鳳
又傾心王
譚以豫營
終身鳳外
而以位授
王音缺所
畜矣則又
說譚與之
不平又說
音舉不避
仇以章至
公蓋欲音

之予奪一出於權臣為**目**上即位之初丞相匡衡復
可譏矣故特筆書之
奏陳湯奉使顛命盜所收康居見上財物湯坐免後
以言事不實下獄當死谷永上疏訟湯曰君子聞鼓
聲皮○聲之聲則思將帥之臣二句出禮樂記湯前斬郅支
見同威震百蠻今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欲致之大
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禮檀弓仲尼之
埋馬也故蓋不棄為埋狗也況國之忠臣者哉竊
恐陛下忽於鼓聲之聲而忘帷蓋之施非所以勵死
難之臣也書奏詔出湯奪爵為士伍會西域都護上見

漢成帝
卷七

之拂前而用已也至黑龍之異則專指其患於同姓蓋是時許氏廢黜無可為分咎者矣永通天官京氏易明三七百六之數知漢祚將傾當移王氏故黨附之謀前後無遺策而喪失其本

卷二 段會宗為鳥孫見上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見二十九卷末兵以自救大將軍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示以會宗奏湯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也上曰度鐸何時解湯知鳥孫瓦合不能久攻屈指計其日日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為從事中郎幕府見同事壹決於湯

王延世塞河決

綱 癸巳河平元年春以王延世為河隄使者塞河決塞河不書其人書延世何善其職也故特書目杜

心亦已甚矣

欽薦王世延為河隄使者延世以竹落同絡○以竹篾為籠絡長四丈大九圍成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隄成賜延世爵關內侯

綱 甲午二年春正月沛郡今江南鐵官冶鐵飛綱夏

徙山陽王康見上為定陶今山東兗州府定陶縣王綱悉封諸

舅為列侯目王譚為平阿質實云縣名侯商為成都

今四川成都侯立為紅陽質實云縣名侯根為曲陽

秦縣故城在江南侯逢時為高平見上卷侯五人同

鳳陽府定遠縣侯日封故世謂之五侯綱免京兆尹王尊官復以為徐

五侯同日封

鐵飛

湖三
老訟
王尊

有賢
有佞

東漢
書

州刺史。目御史大夫張忠奏京兆尹王尊罪。尊坐免

官吏民多稱惜之。湖見二十四卷三老見九卷公乘興公姓

乘名等上書訟尊。治京兆。盡節勞心。夙夜思職。撥劇

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昨以京師賊亂。選用為

卿。賊亂既除。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

賢乍佞。豈不甚哉。於是復以尊為徐州見上刺史。

綱乙未。三年春。二月。健堅為今四川地震。山崩。壅江

水逆流。綱秋。八月。晦。日食。綱求遺書。目上以中祕書

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

洪範
五行
傳論

向較之。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嚮詩書古文。乃

因尚書洪範。見二卷集合上古以至秦漢符瑞災異

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

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

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南湖丁氏曰。書者。致治之成法存焉。成帝遣使

求書。願乃湛色。溺飲。委政。王氏其於書中治法

不啻若冰炭。然竟使牙籤萬帙。徒

為祕閣。宴閒之清玩。可慨也夫。

綱丙申。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目丞相王商多

質。言少有威重。容貌絕人。單于來朝。拜謁商。仰視。大

王商
相

綱鑑易知錄

卷十七

二六

畏之遷延却退。上聞而歎曰：真漢相矣。綱：三月朔日。

食。綱：夏四月，詔收丞相樂昌。今直隸大名府南樂縣。侯商印綬。

商以憂卒。目琅。郎，郡名，今山東青州府。太守楊彤。容與王

鳳連昏，其郡有災害。商按問之，鳳以為請，商不聽。竟

奏免彤，奏寢不下。鳳以是怨商，陰求其短，使人告商

淫亂事。天子以為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

之，詔收商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歐血薨。有司

奏請除國邑，詔子安嗣侯。綱：以張禹為丞相。綱：蜀

賓。西域。遣使來獻。綱：山陽。見火生石中。詔改明年

尹氏曰：王鳳專權固
火生石中
寵商雖素
著忠直然

王章
劾王鳳

亦外戚疏屬，鳳自已久，况又忤其意乎？書詔收商印綬，商憂以卒。則天子不得已之意，隱然見於書法之間。而商夙不以罪，曉然可知。夫進退大臣，人主猶不得自專，

輔者。於是章薦琅，邪見太守馮野王，忠信質直。上自

綱鑑易知錄

漢成帝

二六

野王

為太子時數聞野王名方倚欲以代鳳鳳聞之稱病上疏乞骸骨上優詔報鳳彊起之上使尚書劾章罪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章竟死獄中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

綱以薛宣為左馮翊見上卷宣為郡所至有聲迹

致堂胡氏曰人君於其臣知其好惡而不能去則不若不言知其忠盡而不能則不若不問元帝之於京房成帝之於王章既嘉其忠納其說而顯鳳能殺二人乃元成殺之也成帝若不使非顯鳳能殺二人乃元成殺之也成帝若不使章舉代鳳者章亦豈敢遽薦馮野王復名尚書劾章以萬乘之主自反覆其言然置京房見則臣下何所憑信安敢納忠哉

薛尹

宣子惠為彭城今江南徐州令宣嘗過其縣心知惠不能不問以吏事或問宣何不教戒惠以吏職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宣為馮翊屬令有楊湛謝游皆貪猾不遜皆解印綬去又頻陽今陝西西安府富平縣多盜令薛恭本孝者職不辦粟邑今西安府白水縣僻小易治令尹賞久用事吏宣即奏二人換縣數月兩縣皆治宣得吏民罪名即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曰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

劉向極諫

綱戊戌二年夏四月以王音為御史大夫。音於是王
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五僂見上羣弟爭為
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音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
財施予。以相高尚。賓客競為之。聲譽劉向上封事極
諫曰。王氏與劉氏勢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
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
於外親。降為阜隸。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
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書奏。天子召見
向。歎息悲傷其意。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終不能

隕石東郡八

平阿王譚
年次當繼
鳳輔政鳳
病薦音自
代譚領城
門兵谷永
與譚書曰
君侯躬周
召之德執
管晏之操
屬聞以特

用其言。綱秋關東大水。綱定陶王康見上卒。諡曰
綱已亥三年春。隕石東郡。今山東八。綱秋八月。大司
馬大將軍鳳卒。九月。以王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詔
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特進者諸侯功德優盛。朝廷
所敬異者。賜位特進。位在車
騎上。三公下。後光武以鄧禹等列侯就第。如書自武
位特進。奉朝請。是特進引見之稱。無官定體。帝增
重加官。綱目卒。大司馬未有不書姓者。鳳於是具官
矣。不書姓何黜之也。王氏日盛。劉氏將移。君子所不
忍。書也。自是卒音商根皆不書姓。目鳳病疾。上臨問
之。執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
軍矣。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至親。行皆奢僭。不如御史

進領城門
兵是則車
駙將軍乘
政雍容於
內而至戚
賢舅執管
簪於外也
愚竊不為
君侯喜宜
辭職自陳
淺薄不足
以固城門
伯之讓保
謙士之路
闕門高枕
願君侯與

四月

趙張
三王

帝始
行

大夫音謹救。臣敢以死保之。初譚倨不肯事鳳。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鳳薦之。鳳薨。上以音代鳳。而詔譚領城門兵。由是譚音相與不平。

綱庚子四年夏四月雨去聲雪法書四月雪帝世嘗一書矣於是再書大異也

其為異奈何鳳死音繼外戚之陰盛也綱以王駿為京兆尹目先是京

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

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綱辛丑鴻嘉元年春正月以薛宜為御史大夫綱二

月帝始為微行法書始者何終身之辭也以為不可勝

十字

飛雉
集宮
殿
隕石
杜郵
三

博覽參之
譚得書遂
辭不受職
由是與音
不平

侯第一不書綱目書微行三而書音書微行三一見目始者二武帝成帝皆其甚者也註十三卷十一見目二三卷目上始為微行出入市里郊野遠至旁縣鬪雞走馬常自稱富平見上卷侯家人富平侯者侍中張放也寵幸無比故假稱之綱三月丞相禹罷夏四月以薛宜為丞相

綱壬寅二年春三月飛雉集未央宮承明殿法書飛者外來也雉集宮殿空宮之綱夏五月隕石于杜郵見兆也終綱目一書而已矣綱夏五月隕石于杜郵七卷三

王氏五侯
爭以奢侈
綱癸卯三年夏大旱綱冬十一月廢皇后許氏目初

綱益多口象
漢成帝

相尚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後又

許皇后與班婕妤行同輦見二十一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

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

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楚莊王夫人王好獵

姬數諫不聽乃不食禽獸肉主感之而勤政事今有班婕妤後上微行過陽

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名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名

入妾性尤醜農粹歲有宣帝時披香殿博士淖姓也

方成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漢以火德姊

弟俱為婕妤貴傾後宮於是譖告許皇后班婕妤

班婕妤

禍水滅火

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象白虎殿上大怒使尚書貴問司隸京兆知尚等

奢僭不軌阿縱不舉奏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

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

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赦之婕妤恐久見危乃求

共供去聲養去聲太后於長信宮見二十五上許焉

綱甲辰四年秋河水溢綱冬王譚卒詔王商位特進

綱乙巳永始元年夏四月封趙臨為成陽侯下諫大

夫劉輔獄為鬼薪論綱上欲立趙婕妤為皇后皇

綱

綱

河水溢

奢僭不軌阿縱不舉奏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赦之婕妤恐久見危乃求共供去聲養去聲太后於長信宮見二十五上許焉

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乃先封健仔父臨為成陽侯諫大夫劉輔上言臣聞天之所興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見二卷三三然猶君臣祇懼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乎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十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惑莫大焉書奏詔收縛繫掖庭見

五卷 祕獄於是將軍辛慶忌廉褒光祿勳師丹大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救援乃徙繫輔共恭工少府屬官亦有詔獄獄減死一等論議法也為鬼薪取薪於山以給宗廟謂之鬼薪三歲刑五月封太后弟子莽為新都侯太后弟子何舅之弟也太后兄弟書目太后兄弟舅矣此則曷為不以舅子書書太后弟子所以病太后也莽之篡太后成之目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子莽幼孤五侯見上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因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大將軍鳳病莽侍病親嘗藥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黃門郎久之

賈博 秦博

高帝之約非有功不侯此劉氏世守之家法也然漢之外戚往往

成都侯商又請分戶邑封莽當世名士戴崇金沙陳湯亦咸為莽言由是封為新都今四川成都府新都縣侯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振施賓客家無所餘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為激發之行處之不慙肉○慙亦慙也嘗私買侍婢昆弟怪之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兒種宜子為去聲買之即日以婢奉博朱子元名博其匿情求名如此

養心吳氏曰王介甫詩云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此言可寒權奸之膽

列女 傳

新序 說苑

黑龍 見東

往無功受封今又及其疏屬故特揭太后弟子書之非所當封且又志寡竊之始也

綱六月立婕妤趙氏為皇后皇后既立寵少衰而其女弟名合絕幸為昭儀見上十四居昭陽宮皆以黃金白玉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焉后居別館多通侍郎官奴多子者然卒無子光祿大夫劉向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於是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及孽嬖為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及採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綱秋八月太皇太后王氏崩綱九月黑龍見現東萊今山東萊州府綱是

龍見

星隕如雨

月晦日食

綱丙午二年春正月大司馬車騎將軍音卒。目王氏

唯音為脩整數諫正有忠直節。綱二月星隕如雨。是

月晦日食。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星隕如雨胡傳如

前此者五國連衡旅拒王命後此者齊桓晉文更霸

中國政歸盟主而王室遂虛其為法度廢絕威信陵

遲之象著矣漢成帝永始中亦有星隕之異而五侯

擅權賊莽居攝漢之宗支掃蕩幾盡天之示人顯矣

春秋謹於綱三月以王商為大司馬衛將軍綱侍中

天象至矣綱三月以王商為大司馬衛將軍綱侍中

張放以罪左遷北地都尉。目上嘗與張放。見上等宴

飲禁中時乘輿幄坐屏風畫紂醉踞姐已作長夜之

樂侍中班伯久疾新起上顧指畫而問曰紂為無道

至於是乎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周書牧誓篇云

言是何有踞肆於朝所謂眾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

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沉湎勉于酒微子

所以告去也。沉湎也。酒飲酒變色也。書作醕醉怒也。

厥德于下此微子告箕子比干而去紂之式號式諱

辭言我者不忍斥言紂也。○醕音虛去聲

詩作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大雅蕩之篇云式號式

去聲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

班伯諫飲酒

綱益易知錄 卷十七 漢成帝 三十六

班生

孔光

宣初為丞
相而方
進為司空
知方進名
漢交結焉
後方進竟
代為相思
宜舊恩薦
明習文法
練國制度
可復進用
上徵宣復
爵高陽侯
進給事中
視尚書事
宣復尊重

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因罷出。後上諸舅風丞相

御史奏放罪惡。上不得已左遷放為北地今陝西都

尉。後詔歸侍母疾復綱冬十一月策免丞相宣及御

史大夫翟宅方進復以方進為丞相。孔光為御史大

夫。方進以經術進其為吏用法刻深。任勢立威。峻

文深詆中傷甚多。孔光孔子十三世孫霸之子領尚書典樞機

十餘年守法度脩政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

而對。不希旨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彊爭。以是久而

安。時有所言輒削草橐以為彰主之過。以奸干忠直。

孔光不泄

任政數年
後坐淳于
長罷就策

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惟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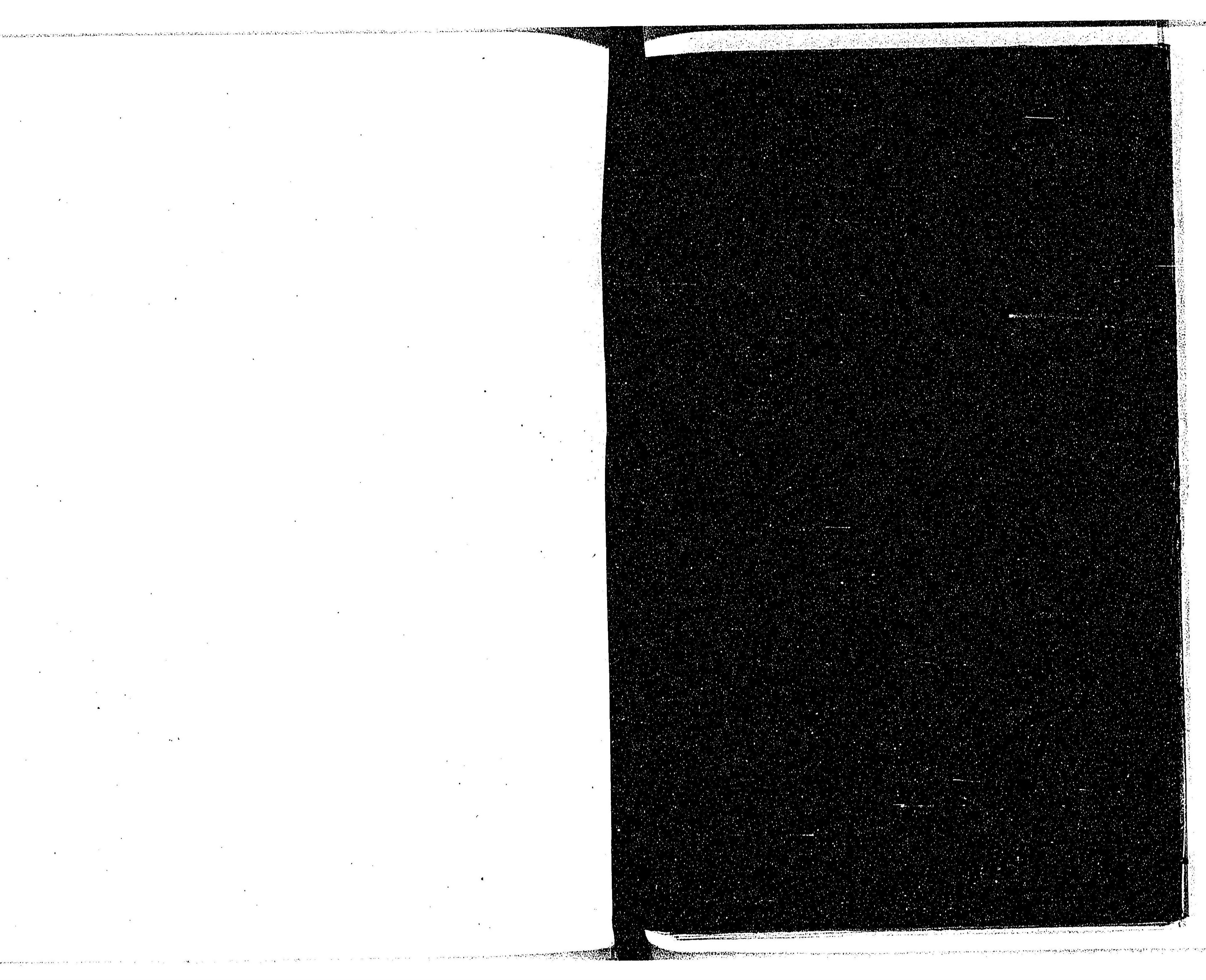
洗沐之日歸家休息也。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

政事。或問光溫室殿名在長樂宮中省中樹皆何木

也。光默不應。更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

冠綱鑑易知錄評林卷十七

綱鑑易知錄 卷十七 漢成帝 三七



150
55
24

東 京 圖 書 館

五 冊	三 號	四 架	三 函	五 類	漢 書 門
--------	--------	--------	--------	--------	-------------

五
冊